



印象全真

◎ 曾正忠

依稀是少年時，偶入桂花林徑，
那時花香迎面，覺而前世迷戀；
竟爾一朝成真，夢倏忽然便老，
人生六坎如煙，鬢霜凍逐澀顏。

～依稀少年

※ ※ ※

走進（舊時）全真，彷彿聽到夢駝鈴聲在沙漠間低迴（註1），那是記憶長廊在夢中的一頁頁掀啟，有影幕、有聲量，有陌生、有熟悉，有快樂、也有考逆、有飄搖風雨，但最後也能風波律定，成就逍遙德功。就這樣交織也並列著。

其中我們掌舵大家長的周新發前人、睿智慈悲的陳德陽前人、炯炯丰采的陳茫前人、勇往無懼的王盡老點傳師，以及各位點傳師、壇主、菩薩們，成道前的身影。有些後學道不出名姓的大德、前賢也俱在其中。伴隨他們一身傳奇的德業，永遠載入一貫道的史冊，化為琴韻風聲、彩蝶飛舞與甘霖大虹。

許多懷抱修辦志向的身影在這裡成長、盛放、杳化，而芳香一樣逸入道院宇空，凝淡而不淡。是的，或許不再聽到他們的風雲之志及高歌，卻迴響成了更多年輕人生命的目標與追

隨。陪伴著樓梯草徑間的暖煦和光，
巍峨神殿的肅穆靜謐，以及氤氳香煙
中的莊嚴佛尊，交織出繁華冷眼紅塵
中，一塹心靈的最後淨土。

※ ※ ※

心發為愿 點成香
是隨愿而上 一入天聽
或輾轉泥香 再逐紅塵
諸神默默

※ ※ ※

旋梯而下，大廚專志入燴，讓人
清嚼有味，餘韻菜香飄榭滿堂。而課
堂上，從來餘罄不絕的，便是義辭道
音。循上頂樓，禪意的園池造景，香
蓋翠綠裡的亭閣。這方道所，四十年
來，從來是接壤紅塵的修辦勝地。

※ ※ ※

卜夢一局吧！或者是民國 81 年
（1992）的某天！後學從彰化坐車到
三重，再從三重站轉公車經新莊、丹
鳳、迴龍，一路來到全真附近的公車
亭下車；然後彎沿山徑尋階而下，便
來到目的地所在的全真道院。這時，
一位擦身而過的前賢，突然開口問我：
「要去附近的公車站，這道路究竟怎
麼走？」

我尋思平常道親應都是一伙人從
原程出發，或中間也有接載。這位或
許就是今天掉單的孤鳥吧！而我這是
首次隻身一個人，游來龜山全真的探
路之旅，就剛好從那端走下，到這頭
立刻就幻變成，能指路的老馬。不禁
覺得這場古怪的殊遇也算因緣吧！

於是好整以暇，指著道院右側「巍
峨」的山壁：「老人家只要沿著這條
山路蜿蜒向上，尋香而獲，不出幾百
公尺即可如願到達。加油喔！您一定
可以辦到的！」不料她回目似略有不
快。哇噠！我是不是有把她的年齡看
多了些！

然後我想起有一次，開車從台北
回彰化，後來繞到後龍辦些事，那時
已是黃昏天暗之際，看到前面有個人
蹣跚行走，便停下車來打探路：「先
生，您好！請問要回南部的路，要怎
麼走？」聲音回答：「一直往前」。

「謝謝！」於是我就一路往前開
了。約莫半小時過去，我開始察覺路
頭不對勁，一直到看見路旁指標，果
然開錯方向了，再這樣一路向北，又
將回到台北了……

這時，同車的小姨子酣蟲已過，
這才嘟囔地說：「你不覺得，你剛剛

問路的那個人，是個女生！」

兩事雖是後學的聯想，但也藉此反省自己：十五條佛規中有「謹言慎行」，日常行事中也當注意。

※ ※ ※

回頭，再提起那一段回全真道院參的課程，正是瑞周全真單位剛設立的一班講師訓練班，那是陳茫前人為培養新苗講師，特意安排籌劃的特訓課程，因此還延攬了專業師資來幫帶這一班的課。

那是李叔臻老師。被聘來對班上學員實施加強訓練的。說來這期的班課，也是後學來瑞周全真單位學習的、唯一完整學期的班課。印象中李老師真不是普通的專業，她對學員演講題綱要如何擬定、台風要求，以及演講口音如何抑揚頓挫，還有台上台下應有的禮儀規範、走路姿態及身段要求，甚至國際場合的正式服裝該如何穿著等等，都有一套專業素養的要求。例如：在她的教例下，我們才知道以前我們穿西裝，會率直地把西裝鈕扣都扣上算是很聳的（鬆，台語，意指土氣、過時、沒見過世面的），正式場合裡，男士西裝的第二顆鈕扣，是從來不扣的……

除此，她也指導我們班舉辦正式的辯論賽程。記得第一場辯論賽的題目便是：「『我為人人』先呢？或『人人為我』先？」在那一次，我恰巧分配到正方的主辯。然後，我們正、反雙方依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交叉輪流上場攻防；然後再進行雙方交互答問，最後兩邊派出最強棒的結辯，爭取最後勝利。

還記得那場辯論過程中，可謂戰況激烈、火光四射，雙方毫不給對方留情面，都想為己隊爭取勝利的榮耀。我本以為我們這廂提出的主論觀點理直氣壯、無有瑕隙可攻。怎料反方也非泛泛，他們的助辯、結辯都是來勢洶洶的佼佼者，提出的詰問也都能引發反思，可謂犀利鋒銳，令人有點難以招架。

不料最後的結局出人意料，老師在評論中提出的觀察點是：「正方、反方其實都只在正方的半場裡投籃，反方沒有察覺自己一直被鎖死在五指山下，等於丟失了反方的主觀點和立場……。」

最後我們兩隊都認知到辯論賽的方式，其實沒有很適用在道場上。因為那就像律師接單一様，一旦有了主

子，就會為主子縱才力辯，這時是非對錯可能就拋在腦後了。而道場其實更需要的是協調、接納，與更多的同理心，大家運用團結、互助去突破更多的修辦關卡，拯世度人才更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那段時間在李老師的用心帶領下，我覺得每堂課都有滿滿的收穫跟啟示。並且，我們也每堂課都交作業；期末時，全班已把「《大學》章句」接譯完成。

說來，全真道院就是中部光輝道院的母源。在更早時期，我記得應該是我二十幾歲時，每年都會和父親，以及彰化道親、同修一起到全真，那是每次為期一週的輪廚。那時道親們挺酷也挺厲害的，往往一次開完菜單就到果菜批發市場，買足一整週需用的菜色；然後兩部九人座客貨車疊得滿滿的菜，再跟其他私家轎車會合，全體浩浩蕩蕩北上，進駐到桃園龜山全真道院的廚房。

除此之外，也常委託蘆洲的親家——李錢男前賢一家，那更是整車載，載得滿滿新鮮菜色的接援補充。親家公在蘆洲剛巧是經營販售菜料的本業，因此他補來的菜總是又多又新鮮，

並且堅持為善最樂的精神，出人、出工、出料，卻分毫不收，一律都是贊助行功。由此可以窺見道親們的良善，只有對道場的虔誠奉獻，從來都是不求回報的……。

而我們全真道院的大家長周新發前人，除了有前人輩的慈悲風範，於我感覺，他更像個將軍，那是在威儀外表下，內在敦厚寬容的將軍。有件真實軼史是這樣的：後學訂婚那日，周前人也慈悲前來為我們祝賀，及至禮成後合拍紀念照，我們敦請周前人坐前，新人分側後站即是；卻怎麼也拗不過周前人的「規定要求」：今天新人最大。最後硬是讓新人坐前。我們竟也大喇喇，合拍下那張——前人讓座給後學的尷尬合影。

至於說周前人的身影像將軍，那是因為一段似曾相識的感覺。時間是我民國75年（1986）服役時，擔任軍醫組參謀（野戰醫勤官），所服役的軍團部中的汪司令；我感覺他們兩人在體裁、涵養，以及寬待下屬這事，非常相肖。

當時在軍官團，因為就只有我一個人吃素。有一回中午用餐，汪司令突然起身過來巡視。恰巧瞥見我是一

個人躲在角落單獨用餐的，那時吃的配的就是兩罐醬料、麵筋還有花生。當下他就把本部連負責伙房的士官長傳喚過來，並且責成他從隔天開始，凡是團裡伙房要下葷菜之前，就先幫這位少尉把素菜留一份下來……。雖然龜毛的我最後對士官長懇切再辭，但這事，我刻念心上。

最後我要特別提一下，從小我看到的陳茫前人、王盡老點傳師，是如何地對後學父親關愛叨叨……，後學的父親、母親是在台中大肚國小陳永珍校長（註2）的撮合下訂下婚約。父親在婚前，親口對母親允諾，結婚後願意修道跟清口。但他實在太喜歡吃肉了，於是趁著婚前，每天晚上跑到大道公夜市，想把酷愛吃的滷肉飯，能吃下幾碗就先吃下幾碗，因為婚後就必須履行「江湖承諾」了，於是……

待到結婚後，雖依照約定清口，卻還未能認理真修，於是在自家的鐵工廠裡，每逢前輩來到又要開始「苦口婆心」，總能看到父親跑在前頭，讓陳前人追著跑。有幾次避之不及，就在工廠的沖床機座與原鐵材、廢料間，穿梭追逐。那時童稚年幼的我們，只能在心裡頭無比納悶：「不是說捉

迷藏危險，尤其不能在工廠裡裏玩鬧嗎？怎麼這班大人玩了起來，比我們小孩玩得更凶……」

父親在前人輩的苦心成全之下，終能發心發愿修辦，投入道務不遺餘力。而這段潛入心中的深奧台詞，在生命歲月的追逐累積後，終於我也懂了。前人的風範與德業，在父親厚積薄發的領悟中，歸納出真正的意義；是以不論點傳師、壇主、講師，或先前的前賢、將來的後進，都願一步一腳印，緊緊跟隨前人輩前進，因為那份源之於道的風華，就是上天老中對佛子源源不絕的愛。

感恩！掌舵的各位前人、先輩，在此謹對您們致上無盡感謝與永恆祝愿。我們會追隨您的精神，在有朝一日，讓娑婆世界成為真正的蓮花邦！

註1：駝鈴是掛在駱駝身上，為了避免在風沙大的北方，駱駝走失所設計的。在茫茫風沙吹起的北大漠，陣陣的駝鈴聲帶有孤寂的美，因而駝鈴一方面有指標引路的意思，另一方面則有故鄉的標記。

註2：大肚國小陳永珍校長蒙老中敕封「瑞德大仙」。